

一三六. Mr. BISBE (古巴): 本人要向瓜地馬拉代表稍作解釋, 剛才所說的決不是指瓜地馬拉的目前情況, 而是指從前該國歷史上的事件。

一三七. 主席: 本席認為本人要在這個時候提醒大會, 第一委員會不得不暫停討論它的議程, 使大會有機會開始討論這一項目。秘書處通知本人說今天下午的會議發言人名單上僅有三位要發言, 而明天上

午的發言人只有一位。因此, 為便利大會及第一委員會的工作進行起見, 如果沒有異議的話, 本席建議宣布關於本項目發言人名單登記在本日下午會議結束時停止。

決定如議。

午後一時十分散會

## 第八三二次會議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日星期二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 Mr. Victor A. BELAUNDE (秘魯)

### 議程項目七十三

#### 西藏問題 (續前)

一. Prince Aly KHAN (巴基斯坦): 我想很簡略說出巴基斯坦支持馬來亞聯邦和愛爾蘭聯合提出的決議案(A/L.264)的理由。

二. 我們投票贊成把這項目列入議程, 因為我們相信, 違背了西藏人民的意願, 強圖改變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 這是侵犯基本人權, 而既然如此則國際社會對之關切, 自屬正當。我們認為佔聯合國會員國中大多數的各小國, 遇有嚴重侵犯人權與基本自由的事情發生時, 負有喚起世界良心的道義責任。

三. 我們一向主張無論何時有會員國要求給予機會把一個屬憲章宗旨與原則範圍之內的問題提出於本組織討論, 不應加以拒絕。我們並不相信討論西藏問題便會對所謂和平空氣發生不良影響的理論, 因果關係不能相混。大會今日之討論西藏問題乃係西藏最近發生的事情造成緊張情勢的結果。我們的討論卻不是造成西藏問題的原因。聯合國不能不討論那些顯然是它大多數會員國所極度關切的事項而放棄了它道義上的權利, 何況作此討論, 事實上還是它的職責。

四. 巴基斯坦人民對在西藏發生的不幸事件至為關切。西藏人民是我們的近鄰。數百年來, 他們一貫保持他們傳統的生活方式。他們選擇何種方式去生活, 這是他們所有的權利。同樣的, 世界他地的人對他們所作選擇有加以尊重的義務。

五. 巴基斯坦代表團不能接受聯合國對西藏境內情勢無能為力的那種冷眼看世情的理論。我們有一副可以有效運用的工具, 那就是世界輿論。我們認為現待通過的聯合決議草案, 清楚表示我們大多數會員國的真實意願。這種透過聯合國而表示的世界輿論, 必能幫助蘇解西藏人民困苦。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西藏問題對聯合國所有會員國提出了一個意義深遠的良心問題。

六. 為了這些理由, 我們將投票贊成目前的決議草案。

七. Mr. SHANAHAN (紐西蘭): 一星期前大會決定把西藏問題列入議程, 紐西蘭代表團會全力支持。當時我們表示我們抱堅定的信念, 認為如果大會採納權宜因循的主張, 其結果只有損害它的道義權威以及憲章責令我們謹守不渝的原則而已。

八. 紐西蘭代表不能接受如今晨會議中 (第八三一次會議) 尼泊爾代表再度向大會提出的那一類反面理由。大會誠然無權強制實施任何保障西藏人民權利和自由的解決辦法, 這是在同一會議中愛爾蘭代表所承認的。我們也確是不能預知中國共產黨當局對經由本大會提出的世界輿論的呼籲是否將予響應; 但這不是因此便須緘默的理由。

九. 我們目前注意的問題是大規模侵犯人權的問題——這行動不單是侮辱了某一集團的國家, 而是侮辱了人類的基本尊嚴。這問題超越了任何有關國家間關係的政治問題。

一〇. 有人認為這問題的提出是企圖增加國際緊張情勢, 分散大會注意力, 使不得切實處理主要的國際問題。我要聲明, 本國政府對此事的看法並不如

此。我們並不認爲聯合國提高警覺維護其本身原則真的會引起國際緊張情勢。

一一．本國政府對於一個可望使各大國達成和解的新努力表示歡迎。它當然不會支持可能妨礙冷戰緊張情勢之真正緩和的那一類措施。但國際合作之有無進步，最基本的是看各政府是否願以磋商辦法解決爭端。但國際空氣有改善的徵象而喜慰，這是一件事，但認爲我們現已達到一個所有目前基本政治問題俱有解決辦法的階段，這全然是另一回事。

一二．紐西蘭代表團固希望今後數月事態的發展能使我们認爲冷戰確已終結。但我們以爲不去理會西藏問題而能對重大世界問題的解決有所助益，這不過是自欺。一天還有政府用暴力以獲致其政治目的，一天緊張的局勢便依然存在。

一三．如果本大會根據因循從權的似是而非的主張而不先採取行動，它就是放棄責任。又如我們以某些和冷戰有關的理由爲辯解而規避目前的問題，我們也就不是正對現實。倘如在任何地方有威脅自由的情形發生而我們不謀應付，焦慮和不安的情緒也將繼續存在。試問我們會多少次看見因某民族的自由受侵犯無人提出質問遂致其他一切民族的安全都受危險的那種情形。試問又有何弱小民族能接受此種情勢而不表示抗議？

一四．已往在國際聯盟和本組織，遇有上述情形發生，紐西蘭便有所表示；現在我們也是如此。他們認爲大會一定要審議這問題，不單純是因爲在西藏的情勢不符憲章的理想和世界人權宣言的原則——我們任何人原也沒有拿理想的標準去評判他人行爲的權利——卻是因爲這一事例的主要特徵是它代表一種故意採取的行爲方式，和聯合國所提倡的每一原則完全相反。這事件中的受害者是一個小民族，並沒有犯什麼過失，而現在它的公民無論他們個人的人權以至他們作爲一族人民而存在的機會，俱有盡歸喪失的趨勢。

一五．數年前，紐西蘭代表在大會某一委員會中說過：

“紐西蘭代表團毫不遲疑地承認違反人權情事的發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實際上也已經有這種情形發生，而且有人明目張膽的在這樣做，是以主張聯合國有權審議此等事項，決可成立。”<sup>1</sup>

這現在還是本代表團的主張。

<sup>1</sup> 此項陳述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在特設政治委員會上提出，該委員會正式紀錄僅以簡要紀錄方式刊行。

一六．這裏可以重提一九五五年亞非國家萬隆會議所發表的“最後公報”裏的規定。這項公報不獨重申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中所載的基本原則。它還確切聲明“使人民受外力征服、統治和剝削，是違背基本人權，違反聯合國憲章，而且是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障礙。”現在我們正在討論他們的行動的某國政府的代表們，當日會表示全力支持這項宣言。

一七．事實雖然如此，中國共產黨當局仍採暴力政策。這政策特應譴責，因爲它施行的對象的人民素享甚大的自治權，且會努力保持它的民族身份。許多世紀以來西藏政治組織是以盡忠於宗教和盡忠於民族兩者幾乎合而爲一那一點做基礎。在這世紀的初葉所締訂的條約便證明西藏政府會要求，亦會行使大量的主權。

一八．甚中國當局，雖然它一方面強使西藏政府接受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的協定，<sup>2</sup>但在理論上卻還承認西藏人民的區域自治權，並鄭重承允保證宗教自由。由此可見北京政府亦覺最低限度不能不口頭尊重西藏人民的民族性質。但一九五一年所作承諾今已一筆勾銷，共產中國當局現在正施行一個大規模的軍事壓制政策。

一九．紐西蘭政府認爲一九五九年發生的反抗運動，毫無疑問的是屬民族起義性質。中國共產當局謂這次起義係爲少數反動份子煽動而成；但該當局本身也承認事變蔓延甚廣。此一鬭爭，如此慘烈，如此無望，苟非發於滲透了西藏社會一切階層的熱烈的民族意識，決無可能。

二〇．反抗中國共產黨統治的鬭爭仍在進行；這事變似乎祇有在拉薩一區被壓平。很清楚的，這次民族起義乃係民衆對中國共產當局無情摧毀西藏人民所特有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生活起而反抗的最高表現。

二一．達賴喇嘛個人享有的權威，亦即西藏傳統制度的基礎，是一步一步的被破壞了。歷史上傳下來的西藏政治組織都沒有任何真正的權力，卻把那些由中國方面控制的組織加於其上。有系統的破壞宗教信仰和宗教制度，已成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目的。凡此種種，達賴喇嘛都會以冷靜莊嚴的態度，有所表示。

二二．情形既屬如此，我們怎能相信中國共產當局是在執行文化的使命，像今晨蘇聯代表〔第八三一次會議〕滔滔辯解時所說的那樣呢？

<sup>2</sup>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簽訂的中央人民政府及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解放西藏措施協定。

二三。西藏的半封建制度之不適於現代世界的情勢，此無足辯。達賴喇嘛在他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於 Mussoorie 所作的聲明中亦自承認有進行改革的必要。他說：

“我們不欲掩飾事實，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古舊的社會，而我們也必須爲了西藏人民的利益立即倡行改革。”<sup>3</sup>

二四。但是，如果認爲一個欲謀改革的自然願望竟逐漸變成了不過是西藏領袖們意欲維持農奴制度的企圖，未免牽強。以西藏所有的那種社會，在中國共產軍隊還未大舉入侵以前既無警察，亦無軍隊，竟謂其有農奴制度，誠屬矛盾。

二五。並且，一個僻處一隅的民族，擁着有力量，有生氣的傳統和制度，它的抗拒突如其來而又甚爲激烈的改變，自無足異。我們認爲悲劇之所由生，是在中國共產當局置西藏人民之意願於不顧，且復採行壓制措施。達賴喇嘛會痛述西藏人民所遭之悲困隨日以增，且他們備受騷擾與迫害，且有許多無辜者慘受放逐與殺戮。

二六。紐西蘭代表團很詫異蘇聯代表今早竟說國際法學家委員會是一個爲了提倡冷戰而設立的團體——我想他的話我沒有引述錯誤。該委員會乃是一個不受任何政府控制的團體。它的會員是從許多國裏來的法官和律師，他們之間的唯一聯繫，就是他們都以法治下的自由和正義爲他們的共同信仰。紐西蘭政府認爲該委員會的正直不阿，公平說來是無可置疑的。該委員會在它的初步報告書中所蒐集的證據，也不過是那些得自其他來源的證據的詳細佐證而已。

二七。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初步報告書列載藏人被剝奪的各項人權，我今擇述其比較重要者如下：生存權及自由權受侵犯；強迫勞役，勒令執行；酷刑及殘忍與侮辱的處置，施於人身；宗教及禮拜的自由，有系統的被剝奪；發表及傳遞意見的自由，完全喪失。該報告書結論說：

“總而言之，在人格的完滿和正當的發揮上所必須同時具有的各種權利，藏人似幾全被剝奪，目前如此，且多有在過去若干時期中早已如此者。”<sup>4</sup>

二八。紐西蘭政府認爲聯合國有道義責任，必須

<sup>3</sup> 國際法學家委員會“西藏問題與法治——初步報告書”(日內瓦，一九五九年)，第一九八頁。

<sup>4</sup> 同上，第五十九頁。

關心西藏人民所受的痛苦，我們深覺本大會必不可隨便聽納權宜之說，安於緘默，或改弦易轍，轉而劇爭冷戰問題。

二九。本代表團切望愛爾蘭和馬來亞聯邦所提的決議草案〔A/L.294〕能獲大會極大多數的支持。該決議草案措詞溫和。它避免冷戰式的爭辯，卻很清楚的表示我們對西藏人民基本權利與自由受人強力壓制所抱的深憂。

三〇。我們一定要重申聯合國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內所陳原則，復須倡議以此等原則全部施用於西藏人民。

三一。Mr. LORIDAN (比利時)：我想先請大家注意比利時代表之贊成將西藏問題列入大會第十四屆會議程，先後會投過兩次票，一次是在總務委員會裏，一次是在全體會議裏，當時明白表示他對職權問題提出保留。

三二。我們當前的問題爲何？愛爾蘭代表團和馬來亞聯邦代表團建議將此問題列入議程時所提出的說明是〔第八三一次會議〕大會應審議在西藏發生的有系統破壞世界人權宣言所揭示的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情事問題。

三三。我們接到關於西藏的各種報導和資料，我們也注意到達賴喇嘛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和六月二十日的聲明。<sup>5</sup>這位西藏的宗教和政治領袖若非於本年三月到鄰國求庇護，就連性命也不保。他幸得人民的擁護和各種情勢的巧合，始能進入印度國境，居留至今。他曾把西藏人民被壓迫的情況告訴我們，復歷述西藏人民的宗教、政治、文化自治體制如何漸受摧毀。在他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向秘書長提出的悲痛呼籲中，他再度告發中國軍隊的罪行，並請求聯合國出面干預，以制止他所說的“對我西藏人民的兇殺行爲。”

三四。在達賴喇嘛避難的地方——印度——尼赫魯總理會數次說及西藏境內的悲慘情形。從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印度總理向國會所作的聲述中，我們知道印度表示願向一〇,〇〇〇名的西藏難民提供庇護。一位國會議員 Mr. Sushila Nayar 提出如下質問：

“我想請問總理先生來這裏的一萬名難民是全屬富有的封建貴族，抑屬西藏的平民？”

<sup>5</sup> 同上，第一九二至第一九四頁，又第一九六至第一九九頁。

尼赫魯先生回答說：

“我說不出他們全體是怎樣的人。他們還未到達，他們尚在途中；但料想西藏總不可能有一〇,〇〇〇個貴族。”

三五. 這樣，我們便知道有一〇,〇〇〇名的西藏人已克服了渡越喜馬拉雅山各隘口的困難，避難於異國。今早〔第八三一次會議〕尼泊爾代表也通知我們說約有一,〇〇〇名西藏難民到了尼泊爾。我們很想像還有多少萬西藏愛國之士也渴願跟隨上述的難民逃出，以避外方一強國所施於他們的壓迫和暴行。

三六. 西藏人民所受痛苦已激起比利時輿論的悲憤。誠然敵國和那遠邊得幾乎和世界他地完全隔絕的西藏，可說關係全無。但西藏人民和比利時人民之間卻有一種聯繫，使他們結合在一起，那就是人類為一整體的那種聯繫。因此，敵國的輿論既悉西藏人民所遭的悲痛，不能無動於中。

三七. 這裏有人用各種方法，想證明達賴喇嘛報導中之此項或彼項為不確，從而想把他所提的證據全部推翻。但本代表團認為關於在西藏明目張膽侵犯人權的情事，我們已有充分可靠的資料。

三八. 不過很顯然的，如果大會要能獲得有關此等侵犯人權情事的詳確資料，那就祇有訂下一種調查程序，去搜集有關事實的真實資料，而在作此調查時，便可聽取當事雙方的理由。如果大會要處理此事，在正常情形下，那便是它當取的第一步。但大會能否如此辦理？這裏便引起了一個先決問題，即職權問題。

三九. 愛爾蘭外交部長會很允當的向總務委員會〔第一二四次會議〕逐步闡述一個國際機關何以必須確保那些為其立足基礎的原則的理由。他稱國際聯盟之所以滅亡就是因它未能守約奉行那些應為其行動規範的基本原則。

四〇. 為聯合國憲章所昭示復經世界人權宣言確立其定義的基本自由與人權；誠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此種權利比利時認為須予極度尊重。但是，雖然憲章勸諭對此等權利與自由應予尊重，它並沒有授權聯合國在此種權利被侵犯時得干涉其會員國的內政。常有人於此堅稱在憲章之實施上人權原則比其他一切原則俱佔優先，這在法律方面來說是不對的。正與此相反，憲章本身的條文裏以及金山的初期會議紀錄中都可明白看出聯合國無權干涉在本質上屬於各國國內管轄之事件，不問此等事件是否與侵犯人權有關。

四一. 比利時代表團提出此不干涉各國內政的原

則時，必有很多人懷疑它是想到自己的特殊地位，而其所以援引此項規定，乃係別有用心。但是不干涉各國內政原則，關係這裏有代表出席的一切大小國家。過去數年該原則為各方所確認已有多次。在美洲國際組織有美洲大陸的政治家，在萬隆宣言裏<sup>6</sup>有亞非各國都會有此表示，在後述宣言所載第四原則中，便有“不干涉或干擾其他國家內政”的要求。

四二. 就小國來說，它們的唯一保障就是法律，所以它們特別強調不干涉原則的重要，自屬理所當然。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措詞，帶極強的命令性質。它設想到的祇有一個例外，就是憲章第七章內執行辦法的適用那一方面。

四三. 我們面對這樣堅決明確的規定，就不能認為它們並不適用於有關保障人權的問題而謂聯合國在有關此種權利方面得干涉屬各國國內管轄的事件。不干涉原則是普遍適用的。

四四. 現在要研究這原則在何種程度內適用於我們當前的決議草案〔A/L.264〕。作此研究，應先審查西藏的國際地位。西藏的地位如何？比利時代表認為它的地位目前似甚含混。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西藏最高當局達賴喇嘛向秘書長提出的呼籲中堅決申言西藏是獨立的。為證明此立場之正確，他舉出若干確屬適切中肯的事實。自從達賴喇嘛十三世於一九一二年宣佈獨立時起，直至一九五〇年，中國政府從未在該領土行使過它的權力。在這時期內，西藏政府曾締結五項國際公約，其中以一九一四年英藏公約為最著。該政府又曾派遣貿易團至美國、歐洲和亞洲等地，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它維持中立的態度。

四五.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在 Mussoorie 發表的聲明中，達賴喇嘛宣佈此獨立地位已因西藏政府和北京政府於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締訂了一項協定而終結。但他聲明該協定是強迫西藏接受的。從這條約的條款中確可看出這條約是在何種情形下締訂的。例如其中一節說，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並通知拉薩政府，應遣派代表商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措施的協定。西藏全權代表不得不簽訂此項協定，他們在威脅之下，知非如此即將親見其本土為入侵中國軍隊所蹂躪。

四六. 但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的協定仍把頗大的區域自治權留給西藏，這自治權是該地一向所享

<sup>6</sup> 該宣言載於一九五五年在萬隆舉行之亞非會議最後公報內。

有的。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中國憲法第一百二十條規定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以保障，而蘇聯及中國代表都同意一點，即西藏為整個中國的一部分。一九五九年十月九日的總務委員會會議中〔第一二四次會議〕，中國代表明白宣布西藏為中國之一部分。

四七．比利時代表團把這種種因素悉加考慮，故不問其內心感覺如何，但對此當前的決議草案，則除棄權外別無他途可循。

四八．我想就今晨蘇聯代表所作的若干陳述〔第八三一次會議〕略說幾句。該代表於討論中對比利時在比屬剛果所施行的政策曾作詭譎性質的指摘，把與目前論題無關的事情也提出來。

四九．我並不是要和蘇聯代表爭辯那不獨與目前討論的議程項目無關而且也在聯合國職權範圍以外的問題。我祇想告訴蘇聯代表，關於基本自由和人權問題，比利時代表團並不須受教於任何人。

五〇．Mr. TARABANOV（保加利亞）：在總務委員會討論把所謂“西藏問題”列入本屆大會議程的時候〔第一二四次會議〕以及今晨大會全體會議〔第八三一次會議〕開會的時候，愛爾蘭代表都說他絕不是要恢復冷戰。

五一．我們不用懷疑，那些在所謂“西藏問題”之列入議程一事上應負其責的人，自己蓄意欲將全世界各地人民幾經堅毅努力始能使其產生的和緩空氣加以破壞，便想先找一口實來向世界輿論作解釋。他們知道在世界輿論和他們本國輿論之前，他們負有重大的責任。因此他們很想造成一個印象，要表示他們的用心純是爲了人道。

五二．他們有此顧忌確非無因。國際合作空氣，經多少努力才能造成，今欲以一無中生有、意圖挑撥而牽涉世界一大強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若干問題列入大會議程，擾濁合作空氣，這是很難叫世界去接受的。

五三．事實上，政治界一般認爲今年內發生的事件，尤其是蘇聯國務院總理赫魯曉夫的到美國訪問以及他和艾森豪總統兩人舉行的談話，已使國際緊張情勢和緩不少。一種可有助於國家間若干爭端的解決的空氣業經造成，而使裁軍工作方面可獲進步的必要條件亦已存在。

五四．一般都承認我們所見由於最近事態的發展而產生的情勢可有助於重要國際問題的解決。全世界

各地人民俱欲就目前東西兩方對立的重大問題以及在鞏固歐洲及世界他地的和平那一項工作上儘速達成協議。西方國家統治階層裏的人也有一部分抱此願望。但此等國家中有某些集團似無意在歐洲方面掃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迹，亦無意於解決德國問題和柏林問題，以及我們當代最關重要的問題，即裁軍問題。

五五．蘇聯所提的普遍澈底裁軍建議〔A/4219〕乃係解決裁軍問題最切實的基礎，這是無可置辯的，且世界輿論亦大都以此爲然。但自從裁軍問題似有可獲解決的徵兆以後，那些贊成冷戰，並且習慣了祇會在冷戰上打算的某些階層的人物，大起恐慌。

五六．假如事實並非如此，我們又怎能解釋何以於本屆大會中儘管大會主席表示切望這次屆會將來在歷史上可稱爲和平屆會，又儘管多數代表俱努力促其實現，而聯合國在剛開始工作的時候卻像赫魯曉夫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先來一個最典型的冷戰措施呢？

五七．今年聯合國又已被逼而不得不決定把中華人民共和國那擁有世界上最大人口的國家擱於本組織之外，使它不能取得它的合法地位以對關涉整個世界的問題之解決作它的貢獻。今年聯合國又被逼而須容忍一個私黨的代表們的存在，他們並不代表任何人，祇代表那些把財政和軍事的供應給予他們使他們能繼續盤據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人。這種對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專斷行動乃是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和憲章的基本原則。這是對和平及對各國和平共存關係的一個打擊。雖然明知在和平共存、裁軍問題以及與鞏固和平的工作有密切關係的問題等方面非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加和它的密切合作便不能得永久性的解決，這種專斷步驟，仍予採行。

五八．然則某些階層的人自認他們係欲盡量設法使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進入聯合國並使它和在聯合國有代表權的各國相隔絕，究有什麼意義？事實上，這就是再度證明這些人意欲恢復冷戰，並且佈下種種障礙使國際協議不能實現。某些遠東問題專家在他們的陳述中曲解事實，竟將那尚有侵略者在它領土內——在臺灣島上——的中國，說成是一個侵略者，而把從來沒有中國一兵一卒插足於其國土的美國，說成是一個和平國家，假如不作上述解釋，又可用何法去解釋？

五九．他們的理論確實離奇！不過，在有常識的人和各國的人民看來，誰是侵略者，誰是推行和平政策的人，那都是十分明顯的。侵略者無疑是那違反他國人民的意願而駐紮武裝軍隊於他們國土的國家，因

此它也就是威脅遠東和平與安全的國家。無論如何詭辯也不能掩蔽真理、淆亂黑白。

六〇．在這種情勢裏，那些無論是否出於自願而已變成冷戰鼓動者手裏的工具的人，兢兢危懼，不難瞭解。

六一．所有國家的人民都反對冷戰。他們都不願在國際關係中有新的緊張情勢造成。他們想在和平、合作而且有助於解決在爭執中的國際問題的那種空氣中生活。因此，那些鼓動推行冷戰政策，並欲提出目前所見一類的問題藉以擾亂國際關係的人，在世界輿論和他們本國人民的眼光中，都負有極大的責任。

六二．但是實際上那些要求〔A/4234〕把所謂“西藏問題”列入議程的人，和那些推動他們去作此要求的人，究竟是在擁護誰的立場？他們要支持的是誰的權利？他們當然是擁護極少數封建和反動的西藏人，這些人意欲煽動叛亂，藉以自保其特權阻止西藏興行民主改革，並永遠的繼續奴役全體人民，而他們做這一切正是在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為自由而掙扎、為反抗壓迫者而奮起的時候。此等所謂人權擁護者現在出來維護那些許多世紀來對西藏人民施行壓迫統治的人。但當西藏的封建地主，恣意為虐，在農奴們不肯順承他們的意旨便以慘酷可怖的痛苦加於農奴身上的時候，這些人權維護者到何處去了？此等所謂人權維護者何以那時並沒有想起要促使西藏的封建統治者去遵行人道？這至少不是可以說是奇怪：正巧到了西藏農民決意藉中國解放軍之助去驅逐反動的壓迫者的時候，此等人關懷疾苦之心才流露出來？

六三．由此看來，想把一個杜撰的問題列入大會議程的人，並不是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卻是為了少而又少的一羣人的利益，這些人過去和現在都想把西藏待價而沽，把它賣給以壓迫人民大眾為政策的人們。

六四．前經指出，亘古以來，西藏即為中國領土整體之一部，因此任何有關西藏的事情都是在中國國內管轄權以內。這個明顯的事實，從未有人能加否定。

六五．的確，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若干國家，其中尤以聯合王國為最，曾想一手製造出一個西藏國。成立這所謂西藏獨立國的目的是企圖使西藏脫離中國，經某種方式和英帝國發生聯繫。但因中國人民和西藏人民的奮力反抗，這個侵害中國領土完整的陰謀無從施展。

六六．還有一件事應該注意，當外國某些階層裏的人企圖使西藏脫離中國的時候，他們都是利用那些

常常壓迫西藏人民的反動派。他們指揮該派行動，違背西藏人民意願，妨害中國國家統一。今日也和過去一樣，對此西藏反動與封建分子所擁特權的保存，表示如此關切，此中情形，大屬可疑。

六七．西藏既為中國整體的一部，現在何以要提出一個杜撰的問題——那所謂“西藏問題”——又要設法使聯合國去討論它呢？

六八．聯合國憲章的一個基本原則不是說本組織不得干涉屬一國內管轄的事件，而且此種事件亦不能作為聯合國任何討論的題材嗎？如果把憲章第二條第七項和憲章其他規定詳慎分析便會看見這點曾經一再聲明。這原則也是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實踐方面的基礎。然則何以某些國家內對此事感覺興趣的分子要在目前不憚煩瑣的提出那所謂“西藏問題”呢？為甚麼他們要在報紙上和聯合國裏從事宣傳，又力圖使該問題列入大會第十四屆會的議程呢？

六九．他們的目的是要使冷戰再起，藉以阻礙各國間的合作，並且借討論這問題為名進而干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有些階層的人常以干涉他人的事情為務，而且還會找出種種辦法強使聯合國接受他們在外國建立勢力範圍的政策，他們對上述干涉行動似乎甚為贊成。但要本組織去幫助他們進行此種奸謀，這是不是對呢？我們切不要忘記，聯合國之成立，並不是為了要實現西方國家某些階層的人所抱統治他人的迷夢，而是要在民族間造成諒解和合作的空氣，來幫助以和平方法解決一切國際爭端的工作。

七〇．企圖利用聯合國做工具來達成他們的目的，像某些階層的人之所為，乃係顯然違背憲章的基本原則和本組織的宗旨。

七一．當然的，遇有個人權利或整個民族的權利受蹂躪或整個國家因某些政府所施行的殖民政策而浴血的那類問題或情勢發生的時候，聯合國是必須關注的。很多這種問題要求我們注意，而它們也不是杜撰的問題像所謂“西藏問題”那樣，祇憑對它特具興趣的某數方面所提供的不實情報便虛構出來的，而是人人所熟知而又異常迫切，甚且在聯合國託管下的國家中也見其發生的殖民地受壓迫問題和殘害人羣問題。

七二．許多代表團曾在本人目前站立的講壇上，就各殖民地和託管領土內的嚴重情勢，就違反憲章與聯合國原則的行動，就大多數基本人權無情受剝奪的事實等，提出過質問。此種情勢的存在，才真的有充分理由要聯合國去干涉，去採取積極措施來應付。

七三。因此，我們心目中很難除掉一個印象，就是這些憑空構擬此種如所謂“西藏問題”一類的杜撰問題的人乃係設法分散聯合國的注意力，使不得集中於明目張膽侵犯人權與民族基本自由的行為上以及違反聯合國憲章等情事上，同時並使冷戰死灰復燃。

七四。聯合國應有充實的力量，堅決抵禦某些國家內反對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所有的合法權利歸還該國的那些利害關係方面的策略，同時復須抗拒意欲剝奪聯合國的實力與機會使不得完成它主要任務——即努力鞏固和平與求取國際合作——的任何企圖。

七五。保加利亞代表團對藉口所謂“西藏問題”以干涉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政或違反聯合國憲章與基本原則的任何企圖，俱堅決反對。任何決議案，如旨在打開途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施行此種干涉，皆為非法。

七六。聯合國決不能給人利用為工具作不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法行動，而須即時採取步驟以保證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得獲恢復，並提供各種必需條件，使我們當代的主要問題可獲解決，而這種解決正是全人類所熱誠希望的。

七七。Mr. LODGE (美利堅合眾國)：我未就西藏問題作聲述以前，擬援用答辯權，多佔大會幾分鐘時間；但我立即說明，我的話並非在憤激之下而發，祇不過想辨明事實而已。

七八。Mr. Kuznetsov 今晨發言〔第八三一次會議〕兩次提及美國。第一次，他提起艾森豪總統和赫魯曉夫主席間的談話，他提到這事我們很欣慰。第二次，他提及美國軍隊留駐朝鮮表示不滿，這點我不得不認為是與他說及艾森豪總統和赫魯曉夫主席兩人間談話時所表示的意見不合。蘇聯想必知道美國軍隊之在朝鮮乃是依據聯合國的決議案。這是所有聯合國會員國都很瞭解而予支持的。

七九。現在，在愛爾蘭和馬來亞聯邦發動之下，總務委員會向大會建議〔第一二四次會議〕將題為“西藏問題”之一項目列入議程。美國贊成是項倡議，這是以達賴喇嘛所提出的呼籲為根據，而大會之決定審議西藏人民所受慘痛一問題，也是我們所極表歡迎的。反對在大會審議者，有兩種不同的立場。第一，有人多方設法，言語強硬，事實等於要恐嚇我們，使不敢討論這事項。據說我們得相信中國共產黨之殺西藏人是對的，但我們討論這事情便是一種挑撥行為。這種

理論我們認為似無討論價值：這是用了謬誤的邏輯來施行恐嚇的理論。

八〇。至於懷疑大會有無處理此事項的管轄權，這是因為有人認為在西藏發生的事件係屬國內事件，因而須遵守憲章第二條第七項，亦即有關國內管轄事件的規定。我認為無論我們對西藏的法律地位意見為何，關於大會管轄權問題，我們都可以清楚地、肯定地作答。聯合國對於人權和基本自由如何注意、如何關切，憲章第五十五條中已予宣示。

〔美國代表隨即宣讀第五十五條第一項及(寅)款。〕

八一。憲章該條規定即為大會審議西藏情勢一類問題的根據。第十條則具載大會的職務和權力。

〔美國代表繼宣讀憲章第十條。〕

八二。顯然的，第五十五條所討論的主題是目前聯合國憲章範圍以內的事項。

八三。聯合國成立多年以來，關於第二條第七項的適用問題，已逐漸產生若干原則和規例。例如將某項目列入議程，以後加以討論，這並不是干涉在本質上屬於國內管轄的事件。

八四。至於大會之通過決議案，憲章在第十條與第五十五條中已將明確的權力賦給大會，而大會過去亦曾數度行使是項權力。現在有人在本大會提出控訴，稱西藏有性質嚴重的違反人權及基本自由情事發生。就憲章中和各先例裏的整個關係而言，大會確屬有權對此種行動表示意見，並提出要求嚴格尊重自由的呼籲。這正是愛爾蘭和馬來亞聯邦所提決議草案〔A/L.264〕所要做的事情。美國認為大會之有權通過這決議草案絕無疑義。

八五。關於權限問題就說到這裏為止。今進而論西藏問題本身。

八六。今年將近三月底的時候，從西藏透露出來的消息說西藏人民對中國共產黨所進行企圖毀滅他們自由、宗教與生活方式的運動實行抗叛，並謂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的武裝軍隊，正大規模和藏人作戰，肆行殺戮。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美國國務卿表示聞悉此報導不勝震愕。

八七。但中國共產黨方面所述，全然不同，他們關於這一類事情，說法幾乎都是一模一樣，像做宗教儀式似的。他們說亂事係為“某反動派”所煽起。當西

藏人民的宗教與政治領袖達賴喇嘛甯離拉薩不願屈服的時候，他們便宣稱他被這些“反動派”所擄。這可說是從中國共產黨的成語集裏直接取用的詞句。當中國共產黨軍隊出沒於喜馬拉雅山各隘口搜捕達賴喇嘛的時候，全世界也焦急地守候着。還記得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尼赫魯總理宣佈達賴喇嘛業已脫險的消息傳來，大家如何快慰。

八八。達賴喇嘛於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在 Tezpur 舉行的他的首次記者招待會中第一次將起義的經過作權威的敘述。他宣佈自一九五五年來西藏人民即與中國共產黨軍奮鬥的事實。他縷述僧院之遭破毀，喇嘛之受殺害以及西藏僧侶與官員如何成羣被驅入修路工隊裏服強迫勞役。他說到情勢如何愈來愈壞，終至連他本人生命也有危險。後來他的宮殿也受中國共產軍隊射擊，那時他便決意離開拉薩。

八九。達賴喇嘛在他的聲述中說他之“來印度是出於自願，並非受何脅迫。”看他走的路程如何遙遠，地勢如何險阻，想沒有人會懷疑他說“達賴喇嘛之所以能夠輾轉完成一段備極艱困的旅程，是由於他的人民對他的忠盡和愛戴”一語之真確。倘使西藏人民不是幸而有傑出果敢如達賴喇嘛之領袖，世人對這時期內發生的事實，恐永不能知其真相。今日的結果卻是將中國共產黨關於西藏的一套捏造的並該說是全不足信的指控，揭露其整個真面目。

九〇。達賴喇嘛經過一段將息與默思的時期以後，復於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 Mussoorie 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中，將中國共產黨恐怖政治的性質及施行程度，沉痛詳述。這事的經過既已由達賴喇嘛本人和先我發言的數位同仁一一陳述，茲不再贅。達賴喇嘛在這招待會中答記者之間說：自一九五六年以來，藏人與中國佔領軍作戰，被殺害者達六五，〇〇〇人；僧院被毀者逾千；喇嘛、僧侶慘遭殺戮；且雷厲風行進行消滅宗教的運動。他說中國共產黨已發動遣送百萬中國人移居西藏的殖民政策。他說年青的一代西藏人現正日受訓練，使信奉中國共產主義。據他看來，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要滅絕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甚至滅絕藏族人民。達賴喇嘛最後說，他要到了復得一九五〇年以前西藏所享受和行使的權利和權力時，才回到拉薩去。

九一。達賴喇嘛此等聲明，現已為人所熟知。世上凡有新聞自由的地方無不知之，其內容則正如我適才所述。中國共產黨亦深悉達賴喇嘛無論身居何地將

仍為一切忠盡的藏人的宗教和政治領袖。但北京方面的宣佈卻不斷的把他說成是一個受人脅迫的囚犯——這是顛倒是非的說法，因為他所受的唯一脅迫，正是出於作此宣傳的人們之手。實際上，印度政府給予達賴喇嘛的自由和款待，便證明此種暗示，全屬虛假。

九二。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日，達賴喇嘛再發表聲明，宣佈他決意向聯合國呼籲，請所有愛好和平及各憑天良的國家，作其公斷。他聲明裏並載他個人所作的呼籲，請一切文明國家全力擁護西藏境內為爭取自由、正義而作的努力。最後，達賴喇嘛復於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致函祕書長，請聯合國考慮西藏一案，是亦即馬來亞代表所已向諸位提出之案件。以上就是事實經過的紀錄。

九三。我們認為達賴喇嘛所說各項並無可疑之點。但關於此西藏悲劇，尚有其他的人作證，其中最重要者為國際法學家委員會，該會是一個非政府機關，在聯合國享有諮商地位，並有五十個以上的國家的法學家三萬人予以支持。今年七月，該會於日內瓦發表一初步報告書，題為“西藏問題與法治”。

九四。以下是該報告書的要點：

一。中國共產黨曾殺害數萬西藏人，並將數千西藏兒童解送出境。

二。他們曾大規模殺害佛教僧侶及喇嘛。

三。他們曾毀壞佛教僧院，污瀆神聖處所，並特意公開凌辱宗教領袖，藉使人民震駭，以摧破他們由來已久之宗教信仰。

四。他們驅使宗教領袖和官員服強迫勞役，對他們橫加逮捕，並施苦刑。

五。他們大規模掠取西藏所有一切，造成普遍饑荒。

該報告書編者根據以上事實，作如下數語：

“西藏人那些似乎備受無情摧殘的權利，都是屬於最基本的一類權利，甚至連生命權也在其內……這問題是整個文明世界俱為之震愕的行為問題……從現有證據可見那裏是一個有系統的計劃，要使西藏獨有的民族、文化和宗教生活全部泯滅……”

該報告書又說：

“這裏提出的控訴，固深知其性質嚴重，但以現有證據言，此案最少表面已證據確鑿，而係中



華人民共和國犯殘害人羣罪的案件。此案值得聯合國澈底調查。”<sup>7</sup>

九五．讓我附帶說一句：該報告書一部分是根據在印度大法學家 Mr. Purshottam Trikamdass 督導下從西藏難民方面搜集的各項聲述。目前尚在搜集其他資料以爲日後發表的一個更爲詳盡的報告書的根據。

九六．現在再說西藏境內從事改革和社會方面進步的情形。蘇聯代表力詆達賴喇嘛，說他參與謀劃的人全屬少數封建地主和僧院主持，都是曾侵害西藏人民權利的人。

九七．我們認爲評判一種文化，如果用的是一套有嚴格系統而與此項文化本質根本不同的思想，而且提倡這些思想的人復認爲世上其他的人，無論其爲佛教、基督教、猶太教或回教人士全都錯誤，只有他們自己才對任何問題都有了答案，那至少可說是頗有危險的。

九八．佛教的理想深入了西藏人的生活。到西藏去的人無不深覺西藏各界人士對於外來賓客無不款待優渥，殷切相助。多少外人，前視西藏不過爲原始落後之區——若祇以工業社會之標準衡量，固然如此——但去西藏回來以後，即對西藏精神方面優點，不勝欽佩。西藏以前幾無執行死刑之例。中國共產黨未來之前，其他宗教，如回教之類，俱不受限制。

九九．今日在西藏發生的暴行如何，但看此等篤信宗教、和平友好的人民竟被逼而忍無可忍，竟拿起武器，反抗他們的壓迫者的事實，便不難測知。還有一件事，在我們今日聽過了從這講台上發表的某些言論以後，會覺得很有意思，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竟需要維持強大軍隊來勸服西藏人民接受那些據說是要給予西藏人民的種種利益。這是因爲一九五〇年以前，西藏境內並無中國武裝軍隊。小小的西藏地方部隊便足應付一切需要。

一〇〇．那所謂班禪喇嘛，最近在北京一個由共產黨籌劃舉行的一場集會裏說——他說的很值得注意，因爲這是一個措詞很不尋常的聲明——民主改革運動的火燄已蔓延至西藏鄉野的每一角落。

一〇一．這是煽動性的呼聲，使聞者可以想見發此聲者與其說是政治改革家，不如說是故意縱火的人。事實是中國共產黨軍隊放的火，正在蔓延於全西

藏。如果注意一下共產中國的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所說的話，這便顯然。這副主任名叫汪鐸，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七日——這是一個不久以前的日期——他討論如有任何該委員會管理下的民族抗拒改革將如何辦理的問題時說，遇此情形，必須堅決擊碎該民族的抗拒力，以保證改革之獲實施。所以他是把這點說得很清楚的，共產黨之說“改革”，意思就是強行共產化。

一〇二．西藏文化，由來甚古。它的僧院，在中國共產黨未入境以前，公認爲亞洲文化無價的寶庫。很多國家的歷史家和宗教領袖都承認喇嘛們把別處不能獲得的許多世紀以來的重要文獻慎加保藏，其功甚偉。在西藏僧院未遭洗掠和破毀以前，它們也是貯藏富有美術價值的宗教塑像、繪畫和掛氈等的博物院。

一〇三．西藏文化的最大特色是喇嘛教。這是一個多重的制度。喇嘛教把西藏生活中的宗教、教育、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合於一爐。西藏生活的每一方面俱含宗教意義。西藏僧院除照顧人民的精神生活以外，同時也是一個很全備的教育機關。大的就等於大學，可容僧徒學生數千。

一〇四．沒有人辯稱此種生活能夠離世孤立，存於永久。達賴喇嘛是一個開明的領袖。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他本人說過：

“…過去九年間我和我政府曾建議若干改革，此種措施，雖係民衆所要求，但每次俱爲中國方面所極力反對，結果人民社會、經濟情況，不獲改善。

“有一項我特別渴願推行，就是土地保有制度之立予澈底改革，將大地產由國家收購以分發耕者。但中國當局故施種種阻障，妨礙此公平合理的改革工作之推行。我欲強調一事實，即我們篤信佛教的人，有我們的天賦才智和豐富的傳統，是一貫歡迎改革與進步的。

但“西藏人民必將堅決抵抗任何以改革爲名，實則以我們爲犧牲，且更褻瀆神聖，肆意劫掠的政策，而這正是中國政府駐拉薩代表所強迫施行的政策。”<sup>8</sup>

一〇五．這聲明確是最好不過的證據，證明中國共產黨之入西藏並非存心改革，而是蓄意樹權施霸。現在我們便眼見那悲慘景象：這篇奉宗教的民族，僧院被夷毀，僧侶及領袖遭屠殺或受凌辱而被逼入所謂

<sup>7</sup> 國際法學家委員會，“西藏問題與法治——初步報告書”（日內瓦，一九五九年），第十七及第十八頁。

<sup>8</sup> 同上，一九八頁。

人民公社。這不能算是進步。這不能說是改革。這祇能說是文明世界所不能忘的罪行。

一〇六．一九五九年十月五日，達賴喇嘛的兄弟 Mr. Gyalo Thondup 在本市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中宣稱西藏人民的唯一願望只是想別人讓他們在和平自由中過活。美國政府完全贊成此種願望，也是因為抱此精神，所以美國經審慎考慮以後，決定支持愛爾蘭和馬來亞所發動將西藏問題提出於本組織之舉。

一〇七．聯合國和在此大會出席的各國俱負有堅決維護憲章及其中所載各國正當行為標準的莊嚴義務。我們不能今天擁護這些標準，明天又置諸不理。如果我們如此反覆無定，這由國家組成的社會，其本身基礎即趨敗壞，而弱小國家要抗拒暴力的威脅時，也便投訴無門。

一〇八．末了，我想說：我們並沒有什麼神通廣大的法術以拯西藏於苦難，但我們也絕不是束手無策。那邊的種種作為，事實我們都知道了。我們也有憲章所規定的標準可以用來評判此等事實的是非。並且，在這大會裏，我們還有表達文明人類公意的影響遠大的輿論。

一〇九．載列於憲章的宗旨之一是“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我們現在有機會證明這些話是要我們切實遵行的，並證明我們對一個遭遇慘痛的英勇民族，決不以其相距數千哩，或因有人巧詞作辯或出言凶暴，又或因我們臨事氣餒，而推卸我們的責任。如果那些英勇的人民不畏戰、不怕死，我們至少也得不怕說真話。

一一〇．Mr. SCHMIDT (巴西)：本人原不擬參加目前辯論，但聽過了今早幾位發言人所說關於西藏問題的話，覺有說明本代表團支持馬來亞及愛爾蘭所提決議草案[A/L.264]的理由之責任。

一一一．在一般討論開始時〔第七九七次會議〕，本人發言評論掃除發展落後情況的需要，由是回到本人在過去兩屆會中所常提及的那個題目，即世上有廣大地區仍為貧窮所困。現在我一面重申本代表團對此問題的物質方面的重視，同時也欲藉此機會陳述我們在目前討論中所採的立場，這討論，就我們而言，純是一個原則問題。

一一二．我們當然是力求發展，也當然是要把貧窮掃除，因為貧窮不祇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根本上

也是一個道義問題。我以一個信奉基督教的國家的代表身份，認為我的責任是把我國大多數所抱的思想和信念加以釋述。我認為貧窮顯然有悖於公道及人類自由，因為貧窮會使人淪為奴役。但是我們可不能承認一個原則，就是說一切和人有關之種種價值，連宗教自由在內，必須居於物質價值之下。由此看來，馬來亞聯邦和愛爾蘭所提決議草案，措詞已甚溫和，至堪嘉尚，我們如果不是要放棄我們的信仰和正義感，便不得不予支持。

一一三．我們無意去和那些還想增加目前混亂的人站在一起，也不願以藏人之不幸為口實，而高談闊論。可是我們認真注意亞洲民族對經濟進展的覺醒，因為我們巴西，地大而人口比較少，也是同樣的須要解決和我們的生存息息相關的發展落後問題。

一一四．不過，我們崇奉宗教自由原則，這原則是經許多世紀的奮鬥克服了偏激狂熱的一類信仰以後才獲得文明的勝利。我們認為人有自擇其心所嚮往的那種精神生活的權利。我們視己為共同維護此西方所服膺的主義的人。如果有一個問題是在最高原則上和西方所服膺的主義密切結合的話，我相信這當是維護人的完全自由那一問題。今日這原則已到了危險的關頭。因此，我雖一面盡量避免參加已不幸於此辯論中提出的本問題的政治方面，但我仍欲再度聲明本人贊成馬來亞聯邦和愛爾蘭所提的決議草案。

一一五．Mr. BERARD (法蘭西)：一九五九年十月九日總務委員會會議〔第一二四次會議〕中，本人業已表示法國代表團對於西藏問題之可否列為議程一項目有所懷疑。

一一六．這不是說本代表團對於馬來亞聯邦及愛爾蘭提出建議時所抱的豪俠動機發生疑問，或者是認為這建議無足嘉尚。其實是因本代表團愈仔細研究這問題，愈見西藏問題之不明確及其內容之複雜。

一一七．此等特點，在我們聽過總務委員會和大會全體會議中所作的各項聲述以後，更見明顯。無論稱此為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或宗主權，或另用其他稱謂，實際上該地之與中國，總若有某種依附關係存乎其間。既屬有此情形，今欲將此項目列入議程，豈不是會有違背憲章二條第七項之嫌？

一一八．從總務委員會和大會的討論便可看出此種顧慮為若干代表團所共有，不問它們所屬的是何集團，代表的是何傾向，或推得的是何種結論。這情形

使作此建議的提案國頗感為難，並使它們特別審慎擬訂它們的說明節略和它們今日的決議草案〔A/L.264〕，至此草案之溫和，則本人甚欲稱許。

一一九．法國代表團認為憲章第二條第七項是聯合國本身存亡所繫的基本原因之一。違反這項原則的行動，決不能容忍，否則我們便危及聯合國的權威和它所依據的基本前提。

一二〇．我們可視為對憲章的註釋的舊金山會議各項文獻，很清楚指出那有關人權和基本自由的第五十五條和第五十六條決不得認為有高於第二條第七項規定之效力。這就是法國代表團對列此項目於議程一問題認為不得不棄權的原因。

一二一．但法國代表團同時也指出法國輿論及巴黎官方對西藏發生的事件如何激昂憤慨。我們不能漠視達賴喇嘛的呼籲中所載述以及世界各地報紙所提供的消息。某方曾稱此間係有一封建政權施虐，而中國政府則認為此種情形須加糾正，但我們認為這種指摘並不是一個圓滿的答覆。

一二二．並且，另有一說，我們也不能接受，這就是達賴喇嘛既和班禪喇嘛一樣都曾參加一九五四年中國憲法起草工作，達賴喇嘛和他的人民就沒有任何權利對他西藏目前所受種種暴行提出抗議。其實，曾參加憲法起草的達賴喇嘛，今尚被迫出走，在我看來，我們因此更有理由替西藏人民的命運擔憂。

一二三．我並不是要激起政治和法律方面的討論，去研究這些事件，或者研討目前如果作此討論可能發生若何影響問題。我不過是想附和我們的外交部門 Mr. Couve de Murville，複述他前在此講台所作的聲明〔第八一四次會議〕，邀請所有在此出席的國家，行使它們聯合的道義權威，以求立即於西藏恢復以尊重為人的權利來做基礎的正常生活情況。全世界，而尤其是法國，目睹基本自由之被廢棄，愛好和平人民之遭恐怖政治的凌虐，西藏所受之宗教迫害以及自決原則之公然被否認等情形，良心深感不安。先前數位發言人所作的聲述，可為明證。

一二四．一九五〇年，大會對西藏問題拒採確定主張，希望情勢可藉西藏與中國兩當局間之達成協議而改善。作此決定後不久，即有一九五一年協定的締訂，北京遂承認西藏的自治地位。我們現在也希望於未來數星期中，這裏對那不幸的民族所表示的同情和代表了它宣達的願望，獲得良好反應，俾暴行因此而消除，西藏人的自由和信仰，重受尊重。

一二五．將來表決，法國代表團是抱着這種精神和希望而棄權的。

一二六．Mr. NOSEK (捷克斯拉夫)：捷克代表團和它前在總務委員會裏所表示的那樣，要提出堅強的抗議，反對大會第十四屆會審議所謂“西藏問題”。這裏並沒有所說的那種“西藏問題”。這是反動分子矯揉造作出來的問題，在他們看來，目前國際關係中緊張情勢趨於和緩那個現實的遠景的呈現，有如沙礫在齒，使他們極感不快。

一二七．依照他們的計劃，在聯合國審議所謂“西藏問題”，目的是要毒化國際關係裏的空氣，使大會現屆會的情勢轉劣，妨礙大會獲得積極的結果。且看此種挑撥行為是在何時發生，即是證明此點屬實。把聯合國審議所謂“西藏問題”那一建議提出的時候是在九月底，但在西藏的叛變則早於同年三月發生。

一二八．濫用聯合國組織以明目張膽干涉主權國家內政的企圖，這不是第一次。鼓吹冷戰的人，故意濫用聯合國的講壇從事挑撥，以圖加深國際緊張情勢，這也不是第一次。最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國務院主席赫魯曉夫特於高峯會議召開以前到美國訪問，今在此訪問結束以後，復值美國總統艾森豪將回訪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各國深冀所有國家的政府和聯合國都能同作積極有所貢獻，俾將來可於良好情況和氣氛中舉行會商的時候，我們這組織響應世界輿論所表示的願望的辦法卻是審議所謂“西藏問題”那一個挑撥性的行動，這是一個極大的遺憾。我再說，這是深可憾惜的。我們祇有同意印度尼西亞代表 Mr. Sastroamidjojo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二日在大會參加討論時所說的一句話：

“討論西藏問題，除了使冷戰加緊並使大國間的裂痕愈益明顯以外，於事毫無補益。”〔第八二六次會議，第五十二段。〕

一二九．在聯合國討論所謂“西藏問題”確不能有任何收穫，祇會使本屆會裏空氣沾上了毒素，結果是在世界輿論看來，聯合國的國際威信與聲譽更遭嚴重損害而已。

一三〇．那屬西藏上面階層的封建派系於今年三月間發起的叛變，純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政上的問題，因為西藏自遠古以來便為中國整體之一部。這一歷史事實，就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大敵人也沒有否認。

一三一。因此，在聯合國裏審議所謂“西藏問題”就是明目張膽違背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項，該項禁止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並規定不要求會員國“將該項事件依本憲章提請解決。”干涉一個主權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的那種企圖，是不能容許的。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中的權利之議既已於本屆會開始時再遭拒絕，今復以所謂“西藏問題”作挑撥，那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對象的侵略政策的一種新表現。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的政府，連同若干國家的人民和政府，以及世界上全體進步的輿論，都對馬來亞聯邦和愛爾蘭之不惜出任此種挑撥工作，堅決予以擯斥。

一三二。世界上的反動勢力，運用了這膚淺而終必無成的策略，在世界面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施以誣衊，想藉此歪曲關於西藏叛變的事實。但真正情形是怎樣的呢？

一三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正嚴格遵守那人所共知的一九五一年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協定裏所載一切條款的時候，那個為西藏上面階層裏的反動封建派系所操縱的西藏前地方政府卻在暗中破壞這協定的所有條款。

一三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慷慨提供協助，欲求改善西藏人民困苦狀況以及中國該區經濟情形，而又嚴格遵守那就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的法規、權力和職務所締訂的一九五一年協定裏各項規定的時候，反動的封建派系卻和帝國主義階層裏的人相勾結，從事準備，想把國家和西藏人民出賣。

一三五。自一九五一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曾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以及為了改善西藏的經濟地位，盡過很大的力量。從經濟觀點上說，最有基本重要性的工作是在西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間建立可靠的交通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敷設了若干交通幹線，食物和重要機器與裝備的運輸已因此漸見便利。西藏地方出產，如毛皮、生皮及各種農產品，由是得以行銷於廣大的中國國內市場。基本工業品和茶葉在西藏的價格下降數倍。郵遞、電報和電話等通訊機構亦已建立，把西藏和中國內地聯繫起來。在拉薩設有水電廠一所，在日喀則有供動力的電廠一所。西藏人民幾乎盡屬文盲，現則多處已設立初級學校，在拉薩復已開辦第一所中學。從一九五六年起，拉薩的第一家正式報紙經常出版。

一三六。過去藏人遇病，即靠庸醫傳襲的醫術醫

治，且迷信多端，窮極怪異。今則在拉薩、昌都及其他城市，俱建醫院，予病者以基本療治。

一三七。世界反動勢力對西藏人民的命運，一片假仁假義，表示如此關懷，事非出於偶然。鼓動和支持西藏發生的叛亂，原是帝國主義的勢力和蔣介石的從者們的計劃，他們希望使西藏回到中國尚在依靠帝國主義者的時代，重入他們利益勢力範圍，並以西藏為基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施其侵略政策。

一三八。為了要使所謂“西藏問題”強載於大會第十四屆會議程而採用的那種口實，應該嚴予擯斥。那些發創與建議這種挑撥行動的人，自圖掩飾，說什麼西藏那裏的人權，和保存“西藏人民傳統生活方式”的一類話，事實上他們做的原是為了最黑暗的封建分子的利益，為了維持此等分子對西藏人民的統治。他們一片假仁假義，說保存“西藏人民傳統生活方式”的必要，而這方式卻是一種極端落後的農奴與半奴隸制度，其在他們本國盛行的時期，大約當在千年以前，如要把它復興起來，則不獨他們本國人民，即此等所謂“人權”戰士本人，亦必嚴為拒絕。

一三九。許多世紀以來，在西藏的基本人權歷遭有系統的摧殘。但摧殘此人權者是誰？不是別的，正是代表西藏封建反動分子的那些人，是他們把西藏勞苦力作的人民的基本人權無情地、殘酷地加以摧殘了。今日熱心高唱維護西藏那裡的人權的人不要忘記西藏農奴勞力所獲的收入有百分之七十係由他們的封建地主們無償地隨意沒收。西藏農奴並沒有人權。一代又一代，連孩子也在內，全都是封建地主之所有，聽憑封建貴族和統治各僧院的人恣意魚肉，還須替他們勞作，在強迫下做種種無酬的服役。被指稱為會犯某罪的人——即使原屬無辜——或者是祇受嫌疑的人，便須受封建地主的酷刑，諸如使服刑者成為殘廢，或瞎其雙目，以至割鼻、斷足等罰，俱屬司空見慣。

一四〇。以所謂“西藏問題”作挑撥的人，他們想做到的和他們所作的要保護人權與自由的偽善表示正好相反，他們並不是努力，去奉守人權，而是要永遠保存着那在反革命運動還未遭粉碎以前存在於西藏的非人道情況。

一四一。西藏賣國者的失敗，幾乎使世界反動勢力悲慟起來，因為叛逆的被克服，不獨表示西藏民主改革工作從此開始，最後可解脫西藏人民所負的中古農奴制度與高壓統治下的枷鎖，而且帝國主義列強冀

圖使西藏成爲實施進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略政策的基地那種妄想，也被斷然打破了。

一四二．西藏賣國者反動叛亂的失敗，西藏人民正歡迎之不暇，認爲這是他們生命裏新時代的起始，並在他們面前打開了一條道路，將來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所組成的大家庭裏，共享未來的幸福。

一四三．達賴喇嘛亦曾參與擬訂一九五四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憲法爲西藏人民，也正如它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的民族一樣，在自治的廣大體制範圍內，保障一切可藉以掃除古來傳下的落後情況以及可在中華民族兄弟般的協助下藉以促進西藏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發展的條件和機會。現時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領導下，民主改革終於可以逐漸實現了，西藏人民亦將因此能掙扎農奴枷鎖，開始他們自爲其本國真正主人翁的一個自由民族的莊嚴生活。

一四四．同樣，西藏人民也獲得一切宗教自由，自一九五一年西藏爲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平解放以來，此等自由他們正可暢享。駐北京的若干外國使團的外交使節，可自行觀察中國全部充分享受宗教自由的情形，因此在西藏也是一樣的。

一四五．以上事實，還有爲西藏第二位最高宗教權威的西藏自治地方委員會代理主席班禪喇嘛，予以證明。他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在北京舉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中說，過去數年，西藏的宗教制度或信仰，都沒有任何變更。這事實是所有西藏人喇嘛和一般信徒無不知道的。其實那暗裏破壞宗教的不是人民解放軍而是西藏裏的叛黨和反動分子。他們殺害和侮辱喇嘛和女尼，污漬佛像，竊取祭器和用具，甚且以寺院爲他們叛亂行動的要塞基地。

一四六．無論如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以誣蔑，總不能改變一個確定的事實，就是西藏境內目前已造成種種條件，從此可對它還屬中古時代的過去作最後的清算，並且西藏已踏上進步和自由發展的道路，走向幸福的將來。西藏人民到了今天才能實現他們的人權和自由，充分符合世界人權宣言的規定。

一四七．如果藉西藏以行挑撥的那些倡導人，真欲挺身維護人權，何不讓他們去注意那些人權確受壓制的地區，那些其中尚有非洲和亞洲的殖民地人民和未獨立人民遭殘暴壓迫和剝削並且還有種族歧視的驚人現象存在的那些地區。本身是殖民地的國家和附屬於人的國家，它們的豐富的民族資源，現正被外國獨

占企業有系統地去吸取，而它們的人民則困處貧乏，不得解脫，苦不堪言。

一四八．那些利用世界人權宣言以圖掩飾他們侵略陰謀的人，當知世界輿論都很清楚知道誰是時而在渥曼、時而對葉門，又時而在世界他地作殖民主義的戰爭，誰是特別在非洲，運用武器，凶殘地鎮壓殖民地和未獨立人民爲自由而作的正義戰爭。關於此點，在這裏引述迦納代表 Mr. Ako-Adjei 的話，也許很有價值。他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一般辯論時說：

“…非洲人民多年來是殖民列強侵略下的犧牲者，事實上他們現在還是殖民者侵略下的犧牲者，而今日大多數非洲人也仍在屈居外國統治下備受苦痛。”〔第八〇七次會議，第十七段。〕

一四九．世界輿論對於在中非羅迪西亞及尼亞薩蘭聯邦、在肯亞、在兩喀麥隆以及在非洲其他殖民地所施於黑人的流血恐怖手段如何，也是記憶常新。至於如此大規模的最壞種族歧視行爲之出現，其不僅限於上述數地，亦係人所共知。

一五〇．以所謂“西藏問題”發起的誣謗運動，原是與帝國主義國家施於亞洲人民的侵略政策的一部分，和目前在寮國、越南、台灣和南朝鮮等地所見者無異。帝國主義者欲使亞洲和非洲各國間的團結發生動搖，把它們牽入各種侵略公約的關係裡，特別是東南亞條約組織和中央條約組織。在聯合國裏審議所謂“西藏問題”以行挑撥，其目的之一即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關係裏引起敵對的行動，破壞它們的合作，並削弱中華人民共和國於十年的短時期內所獲巨大進展的國際重要性。但是亞洲和非洲的人民，最近才爭得獨立，深知帝國主義國家的政策對它們的危險，決不讓它們自己被利用爲冷戰政策陰謀的工具。

一五一．各國人民很合理的希望聯合國成爲實現和平及國際合作與共存的有效工具，故爲了聯合國的聲望和權威起見，這個杜撰的所謂“西藏問題”決須擯斥，使不得讓它爲人濫用以從事干涉主權國家的內政而使已屬風雲緊急的國際關係更趨惡劣。大會決不可聽由他人妄用去保護西藏那不人道的野蠻農奴制度而以所謂“保障人權”之說爲掩飾。

一五二．聯合國的地位決不能使其陷於衰微，竟至對大會第十四屆會議程上的嚴重問題，尤其是蘇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提的普遍澈底裁軍的建議〔A/4219〕，亦行規避，不肯作詳盡的審議。

一五三。因為那所謂“西藏問題”的討論既為非法，復含挑撥性質，實係明目張膽，違反憲章，又係意圖干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事屬不可容許，所以捷克代表團堅決拒絕馬來亞聯邦及愛爾蘭所提的決議草案〔A/L.264〕，並聲明投票反對。

一五四。Mr. PLIMSOLL(澳大利亞)：澳大利亞代表團將支持馬來亞聯邦和愛爾蘭兩代表團所提的決議草案〔A/L.264〕。本代表團認為因為這問題已向大會提出，我們便須察看在西藏發生的情形如何，同時也應注意到該兩代表團和其他代表團所說及的種種事件俱屬規模甚大，遍及全境，整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因而發生深刻永久的改變。在本次討論中先我發言的代表，或在總務委員會與大會就應否將目前一項目列入議程時所作各次討論中曾發言的代表，都已敘述過在西藏發生的事件，且已提供若干事實已證所言不虛。因此，澳大利亞代表團於此無須再贅。

一五五。當地發生者究屬何事大體已甚明瞭。那就是有人運用大規模的和凶殘的暴力，以改變西藏的情況。我們對於事情經過的細節，例如在某一特殊方面或某一特別地點的詳情，意見容有不同，但全面概況，則甚顯然。如我上面所說，那是有人運用大規模的和凶殘的暴力，以改變西藏的情況。曾有人提出一項理由，是我本人難於瞭解而又是我所絕不能接受的，那就是說，在西藏發生的事情，有它的正當理由，因為非此不足以剷除該地的封建勢力而興行改革。如果這是理由，那就幾乎任何提出於本大會的案件，其中的幾乎任何一種行動，俱可用此作辯解。

一五六。沒有人辯稱在西藏不應有政治和社會的

變革。今天早上和下午其他代表們所引述的達賴喇嘛各項聲述中，達賴喇嘛本人就會承認應有此種變革。其實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起西藏境內即已起種種改變。西藏亦如世界任何一國，對他地發生的事情，是會有感應的。現世紀的整個精神，影響世界不知多少地方，作了不知多少的變革，這精神在西藏亦是有反應的。西藏對此等改變，並非漠然不為所動。無論現在提出的申訴裏所指的事件會否發生，西藏總在改變中。問題不是應否要有改變，卻是應以何法實現此種變革。應用和平方法還是要使用暴力？應聽它逐漸順應內部的壓力而產生，抑或要突然的並以凶殘的方法使它產生？應由西藏人民自己去造成這種改變，抑由他人來代辦？

一五七。倘若我們拿這些問題問自己目前發生的變革，不消說，顯然是很殘暴的，並且是強加於西藏人民身上的。也不消說，在此過程中，西藏人的人權，無論其為屬於個人，抑係屬於整個民族，顯然俱被蔑視。

一五八。在這情形裏，澳大利亞政府認為馬來亞聯邦和愛爾蘭向我們提出的決議草案極為合理。這裏若干代表團，有希望這決議案比現在還要積極得多的。這不是澳大利亞代表團的意見。我們認為若念此決議案須能代表本組織很大一部分的意見，則在目前情勢需求下，我們已經是到了儘可能做到的地步。事實上，這決議草案的作用，本來也是如此。它給我們一個機會表示在此間大會裏發表的世界公意。它給我們一個機會把我們在這樣情勢裏所持的態度如何，留載於紀錄。為了這些理由，澳大利亞代表團將支持馬來亞聯邦及愛爾蘭兩代表團所提的決議草案。

午後五時三十分散會

## 第八三三次會議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三午前十時三十分紐約

主席：Mr. Víctor A. BELAUNDE(秘魯)

### 議程項目七十三

#### 西藏問題(續前)

一。Mr. URQUIA(薩爾瓦多)：在此次關於西藏問題的辯論中，本人首先要對愛爾蘭和馬來亞聯

邦請求把這個重要的問題列入大會本次屆會議程的勇於主動的精神，表示熱烈祝賀。

二。本人於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本屆大會舉行一般辯論〔第八一二次會議〕和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二日討論總務委員會所提將這個問題列入我們議程的建議時〔第八二六次會議〕都曾發言，提醒各位在一九五〇年大會第五屆會時，薩爾瓦多代表團因震於西